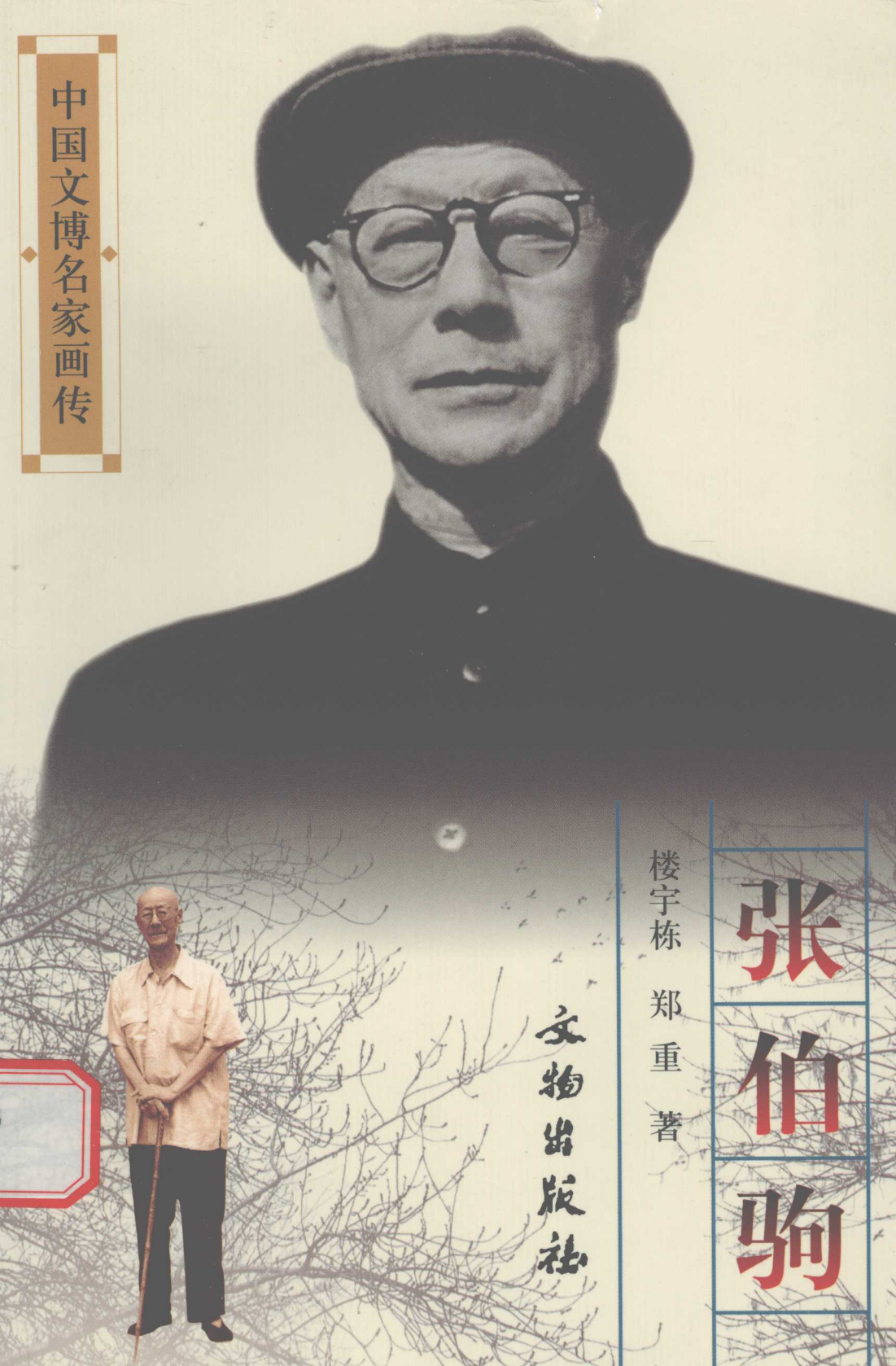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博名家画传



张伯驹

楼宇栋 郑重 著

文物出版社

K826.16

L304



中国文博名家画传

# 张伯驹

---

楼宇栋 郑重 著 文物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张希广  
责任印制 张道奇  
责任编辑 王 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伯驹/楼宇栋 郑重著. —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 
2008.2  
(中国文博名家画传)  
ISBN 978-7-5010-2347-9

I.张… II.①楼…②郑… III.张伯驹—(1898~1982)—  
传记—画册 IV.K825.4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61540号

中国文博名家画传

张 伯 驹

楼宇栋 郑 重 著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07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北京文博利奥印刷有限公司制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965×1270 1/32 印张: 7.25

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10-2347-9 定价: 80元

# 目 录

一 贵公子 名票友	1
二 福祸并行上海滩	35
三 向溥儒三购《平复帖》	47
四 卖宅院一座 买进《游春图》	65
五 重逢紫禁城中旧时燕	81
六 捐献：八大国宝重返皇宫	97
七 一出《马思远》 断送中州老词人	109
八 报知遇之恩：再捐《百花图》	119
九 北京人说：“他是国宝！”	141
一〇 比国宝更珍贵的文人精神	181
附录 生平简表	209



一 贵公子 名票友



“公子”之名，最早见于《诗经》，如“振振公子”、“佻佻公子”。“振振”和“佻佻”，都是意为极美好的形容词，概括之为任性负气，独往独来，是公子之可爱的一面。

什么是“公子”？《仪礼》有解：“诸侯之子称公子。”扩而言之，则达官贵人子，皆可称公子，古有之，今犹然。“公子”有真假之分，胸无寸墨，纨绔子弟是假公子；必振振然有所表现，文采风流，不辱家风，能使人敬爱赞赏者，始得为真公子。

战国末期，赵有“喜宾客”的平原君，魏有“不耻下交”的信陵君，楚有“游学博闻”的春申君，齐有“客无所择，皆善遇之”的孟尝君，并称“四公子”。他们网罗人才，争相倾以待士，可谓真公子。《唐书·周曾传》记：“周曾者，李希烈部将，与王珍、姚懔、韦清志相善，号四公子。”明末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，阳羨陈定生贞慧，归德侯朝宗方域，如皋冒襄辟疆。清末亦有四公子：谭嗣同、陈三立、吴保初、丁惠康。嗣同为湖北巡抚湖南浏阳谭继洵之子；三立为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；保初为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，章士钊岳父；惠康为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。清末贵公子很多，而独称谭、陈、丁、吴者，以其有文采之故。

民国在北洋时期的四公子，皆为名父之子，溥侗、袁克文（寒云）、张伯驹、张学良。溥侗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，有皇兄之称，号红豆馆主；袁寒云是袁世凯的次子，袁洪宪称帝，寒云有“二皇子”之称；张伯驹是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；张学良是大家所熟悉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。对此四公子，伯驹在《续洪宪纪事诗补注》中有介绍。诗曰：

公子齐名海上闻，辽东红豆两将军。



— 1929年，袁克文与《北洋画报》同仁合影。  
右起依次为潘经荪、王小隐、包丹庭、袁克文、蒋君稼。张伯驹1956年入住的北京后海南沿宅院，原先即为包丹庭居所

中州更有双词客，粉墨登场号二云。

人谓近代四公子，一为寒云，二为余，三为张学良，四、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，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。又有谓：一为红豆馆主溥侗，二为寒云，三为余，四为张学良。此说盛传于上海，后传至北京。前十年余居海甸，人亦指余曰：此四公子之一也。余登台演剧，以冻云楼



- 二 溥侗能戏，文武昆乱不挡。1933年去了南京后，因配戏者难觅，就经常唱《弹词》——因为这是一出独角戏，乃是李龟年流落江南，话“天宝”旧事的故事。张伯驹曾观看过他《弹词》的演出，在《红氍纪梦诗注》中记曰：“飘泊天涯剩琵琶，故京犹念帝王家，更看烽火连三月，风景江南正落花。”

主名。沽上词人王伯龙题余《丛碧词》云：“洵上起寒云，词坛两俊人。”

民国四公子各有千秋，张学良是有关中国命运的历史伟人之一。袁寒云工古文诗词戏曲，晚年穷困潦倒，成了末路王孙，抑郁而终（图一）。红豆馆主溥侗（1871～1952年），爱新觉罗氏，是一位同情光绪的近支皇族（图二）。溥侗字西园，艺号厚斋、红豆馆主。人称侗贝勒，因排行五，又被称为侗五爷。溥侗是曲





三 20世纪20年代的张伯驹

艺家，精通表演艺术，会吹笛。他是昆曲、皮黄，生、旦、净、丑，无一不工，尤精谭派艺术，造诣极深，唱《打渔杀家》最为擅长，言菊朋拜他为师。溥侗能书善画，与大书家沈尹默同书联屏，而且还是文物鉴赏家。他与康有为最为友善，康居上海辛家花园时，他是座上常客。康有为有《赠侗公诗》云：“落花流水带平芜，天上人间春尽无。国土华严犹可致，家居撞坏抑何愚。每怀先帝惭衣诏，哀念王孙泣路隅。郁郁五陵佳气在，五娘画好且堪娱。”溥侗曾在清华大学及北京美术学校等处任教，常常在《商报》、《半月戏剧》等刊物上撰文，也曾做过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委员，晚年一度在荣宝斋以卖字为生。最后一个就是要为大家解读的张伯







四 20世纪30年代，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花园留影。寓所原为李莲英旧墅，原址在今北京西四附近。张伯驹曾有《多丽》一词记之。词曰：余所居为李莲英旧墅，同人于此作词社第二集，即席赋。禁城偏，园林旧属中官。仿官家、飞廊架宇，翠华传驻云骈。廊宇建造仿排云殿规模，落成传西后曾临幸，未知是否走黄尘、门喧车马，拥绛雪、花压阑干。园内海棠最胜，骄宠谁伦，恩荣无比，当时炙手焰熏天。自弈局、长安换劫，人世几桑田。空留得、堂前旧燕，解话开元。又今日、异时新主，吟俦重续词坛。绿天深、风摇蕉扇，红日晚、雨打荷钱。梦影难留，芳尘易逝，被愁长应近尊前。更休再、歌骚谱怨，且共惜余欢。人归后、斜阳在树，酒醒鸣蝉。

五 20世纪30年代，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留影

驹了（图三～五）。

张伯驹（1898～1982年），原名家骥，别署丛碧，春游主人，河南项城人，出生于旧官僚世家。其父张镇芳与袁世凯为姑表兄弟，因为他排行老五，袁氏诸子对张氏以“五舅”称之。

张镇芳系清末壬辰（1892年）进士，由直隶天津道、长芦盐运使、直隶按察使官至署理直隶总督，民国初年曾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。据载，他曾积极拥护袁世凯，被列为恢复帝制的“七凶”之一。镇芳任长芦盐运使时，载泽时任督办盐政大臣，见镇芳称之为“袁党”，镇芳对曰：“不唯为袁党，且有戚谊。”镇芳纪事诗有“抗言直认层层党”一语。袁世凯五子克权，曾对张伯驹说，其父袁世凯军机大臣开缺时，五舅有多多照顾，极为可感，但对洪宪称帝不甚卖力。由于张镇芳反对帝制，和皇太子袁克定形同水火，袁世凯开缺，祸福莫测，即连夜逃去彰德。后袁克定亦去彰德，当时亲朋故旧无敢送行者，唯伶人姜妙香送他至老家洹上村，住了多日才回来。对此，伯驹甚为感慨：“不料风义出于艺人。”

和伯驹生命历程直接有关的是盐业银行，在这里作一介绍。

1913年，梁士诒任代理财政总长时，就曾建议设立盐务实业银行。但直到1915年，银行才正式开张。此时，张镇芳已弃政从商，由于入股雄厚，任盐业银行经理。1917年7月，盐业银行主要股东张勋拥立溥仪，进行复辟，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，仅十九天，复辟闹剧即告结束。在这次复辟事件中，张镇芳曾出资二十五万元支持张勋，并任复辟内阁议政大臣。复辟失败，张镇芳被捕，盐业银行一时群龙无首，银行上层人物经紧急协商，推举没有股份的吴鼎昌为总经理。

关于吴鼎昌，张伯驹在《续洪宪纪事诗补注》中有言：“洪宪时，梁士诒向项城（袁世凯）推荐。项城召见后，谓梁曰：‘此人两颐外张，有声无音，当非纯品，吾不用之。’”又云：“吴亦自语人，彼一生用巧，失于忠厚，天理报应，固不应有佳子弟也。”

1921年，张镇芳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，东山再起，又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。伯驹是子继父业，后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。

有了这样的经济后盾，生计无忧，才能使得他成为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。

写过张伯驹的文章不少，每每爱称之“九岁能诗，人称神童”（图六）。这是他童年的事。人的童年的许多事情，有的只能留在记忆里，供老年时回味，有的则会在一生中起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我们要介绍的张伯驹是从他十八岁开始。那一年他入袁世凯兼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。洪宪前岁元旦，父亲叫他给袁世凯拜年。那时袁世凯住在居仁堂，立在案前，伯驹行跪拜礼，袁世凯把他扶起，问：“你几岁了？”答：“十八岁。”问：“你到府里当差好吧？”答：“正在模范团上学。”袁世凯说：“好好上学，毕了业就到府里来。回去代我问你父亲过年好。”伯驹拜完年刚回到家，袁世凯所赐之礼物已先到，内有金丝猴皮褥两副，狐皮、紫羔皮衣各一袭，书籍四部，食物四包。可是那一跪使伯驹感到不是滋味。后来回忆这次给袁世凯拜年，颇有感慨地说：“那时年少，向不服人，经此一事，英气全消，不觉受牢笼之苦。”

陆军混成模范团，内分步、骑、炮、工、辎重及机关枪六科，其目的为培育将才，训练亲信，实为培养“袁家军”服务。伯驹为骑兵科学员。第一期学员考取前十名的，皆加卫侍武官衔。叨此隆遇，无不感激图报。第一期模范团，陈光任团副，学员举行毕业典礼，团副照例训话。陈不学无术，又好斯文，训话中称“你们要好好地干，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”。“不可限量”说成“不堪设想”，全团为之哗然。后模范团编成一师，由陈率领任江西督军。陈极贪，值其寿日，广收贺礼，商会以赤金铸八仙一堂为祝贺，陈连连称好，后又说：“只可惜小一点。”伯驹不堪忍受，即离开陈。后又在曹锟、吴佩孚、张作霖部下任职，厕身官场，做到旅长。然而他不满军阀那套腐败生活，看不惯彼此间尔虞我诈的虚伪行径，不愿同旧军人混在一起，决心离开旧军队，辞去一切实质的及挂名的差事。解甲从商，他到盐业银行当了一名常务董事。但他对商人的斤斤计较，毛票换大洋的把戏更无兴趣，





- 六 1985年，中华书局出版了《张伯驹词集》。张伯驹自1927年三十岁学为词始，至1954年间集为《丛碧词》，后二十年，再集《春游词》、《秦游词》、《雾中词》。1974年一年内得词二百数十阙，集为《无名词》，自谓：“为知止而止，此后不再为词”，“使余心如止水，如死灰，尽忘一生之事”，以示决心不再为词。然“知止而止”不易，“尽忘一生之事”也不易，出世更不易。眼见耳闻，焉能无情，1975年复又为词百余阙，以《续断词》名而系之

虽挂了常务董事之名，但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。这样，别人更是求之不得。别人不要他问，他也求之不得。

1916年，袁世凯称帝，伯驹和袁氏诸子都已是翩翩少年，那一番政局的变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故他在《续洪宪纪事诗补注》中，开宗明义地写道：“人生短促，世事渺茫。痴者为权势名利相争夺杀伐，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不过成王败寇。皇帝也，总统也，执政也，大元帅也，沐猴冠带，等而视之可矣，固不止袁氏有假皇也。”伯驹从旁观者看，是即是，非即非，不拘时，不限事，并不因为与袁氏有着同邑与戚谊的关系，隐恶扬善。他说：“余与寒云交独厚，写其事多谏辞，亦如魏武帝之雄武诡譎，陈思王之文采风流，固两事也。”伯驹以少年眼看少年事，也是别有一番趣味的，如记袁氏长子克定云：“克定本无雄才大略，洪宪时以太子自居，见人对其行跪拜礼则喜。”又记云：“（项城）诸子皆有皇子印。一日余至项城八子克轸室，见其案上皇八子印，余笑谓曰：‘使项城为王，君印文为何？’相顾一笑。”袁世凯称帝失败，伯驹也以少年之目光观之，曰：“项城子无李世民，弟无赵光义，亦失败之一因。”伯驹较早解甲从商，看来是以少年之心总结“洪宪帝制”失败的教训。

这里不妨将以“皇太子”自居的袁克定作一介绍。

袁克定字云台，号捷庵，为袁世凯的原配夫人所生。克定幼时羸弱，呕血几乎致命，但好学不倦，虽在病中仍然坚持不辍，懂英、德、法、日诸国文字。袁世凯督直隶时，克定为候选补道。赵尔巽实行新政，改制军旅，招克定入幕，参与军事。清廷派遣载泽、端方等五大臣使欧美诸国考察政治，克定亦从往。清廷改工部为农工商部，以载振为尚书，克定为右参议，后迁为右丞署左丞。辛亥革命军起，袁世凯东山再起，克定遂弃官，随侍军次。冯国璋等迫使清帝逊位，克定也出过不少力。在故乡洹上村骑马时，因马忽惊前蹶，克定坠马，伤首昏厥，手足语言失灵，历数载方愈。克定娶吴大澂女为妻。

袁世凯称帝失败，克定亦成野下之人。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

家境每况愈下，手头拮据。那时，他还想通过关系，请示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洹上村的财产。蒋介石没有答应，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。华北沦陷后，曹汝霖劝克定把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。克定坚决不同意，认为这是先人发祥地，为子孙者不可出售。当时占领华北的日军头目土肥原贤二，由于从前与袁世凯相识，还想笼络袁氏后人，尤其是长子克定。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有些影响。克定曾与张伯驹商量此事。他掂量再三，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，但也从此当了汉奸，得不偿失。克定租住颐和园，伯驹有诗云：“池水昆明映碧虚，望洋空叹食无鱼。粗茶淡饭仪如旧，只少宫詹注起居。”诗后有注云：“云台晚岁艰困，租居颐和园。一九三八年，余亦于颐和园租一房舍，时相往来。见其餐时，无鱼肉肴蔬，以窝窝头切片，佐以咸菜，但仍正坐，胸带餐巾。”张伯驹看他家财耗尽，便将其接到承泽园寓所（图七、八）。张伯驹说：“他住在楼上，满屋子的书，以德文书最多。他这个人，儒雅正派，每日读书译述。我们家里诗词书画，弦歌聚会，他是下不楼的。”

1949年以后，章士钊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身份，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，按月发下生活费。他每次拿到钱，都要交给潘素。潘素不收他的钱，张伯驹说：“我们既然把他接到家里住下，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。”对克定此时的生活，伯驹亦有诗：“日课拉丁文字攻，凌晨起步态龙钟。皇储谁谓无风雅，秃笔还能画草虫。”诗后亦有注：“云台居余展春园（即承泽园），每晨起散步。因昔于彰德坠马伤足，且年已过七十，步履颇龙钟。回室后，即读拉丁文。曾为室人潘素画花卉草虫数开，虽不工而笔亦古拙。又有题潘素画诗。今画已遗失，而诗尚存。”

1958年，张伯驹已被打入另册，还在家中为克定做了八十寿。如是者十余年，克定终老在伯驹家。

伯驹之女传綵对袁克定居住承泽园的情景有一段回忆，她说：

干瘦、矮小，穿一生长袍，戴一小瓜皮帽，拄着拐杖，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，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——





七 承泽园约始建于清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南临畅春园，东部隔溪即为蔚秀园，系雍正间果亲王允礼的赐园。允礼自撰承泽园诗序云：“由曲径过山，阿则梵寺在焉，西僧所修佛典，余自幼自涉心通。”序中“阿则梵寺”，即今挂甲村西南端偏西的喇嘛庙遗址。承泽园系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。道光间（1821～1850年），京西王公邸园又被重新分赐，承泽园赏赐给了皇八女寿恩公主。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寿恩公主去世，承泽园归内务府收管，直到光绪中叶，又赏赐给庆亲王奕劻作为邸园。张伯驹居此园至1953年。1950年，张伯驹于此园结庚寅词社。1951年，以关赓麟（颍人）为首的稊园诗社于此举办三重三袂集，骚坛精英云集达四十人，空前绝后